

满族文学史编委会学术年会（材料之二十三）

满洲族文学考

日本神户市外国语大学教授

太田辰夫著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辽宁分会

白希智译

中国满族文学史编委会 编印

(1963年)。

②“关于作为《金瓶梅》题材的满汉语言并用的俗曲《升官图》”《明清文学语言研究会会报》第6号(1965年)。

③“《儿女英雄传》杂考”《神户外大论丛》第25卷第三号(1974年)。

④“《儿女英雄传》的语言”《日本中国学会报》第26集(1974年)。

⑤“《小额》的语法和语汇”《神户外大论丛》第21卷第三号(1970年)第21卷第3号(1972年)。

⑥“社会小说《北京》的语法和语汇”《神户外大论丛》第24卷第3号(1973年)。

文学又不应当是同一的，本书是试图探讨其不同之点。这里之所以叫满洲族文学，是因为持有满洲的文学的意思。本书有以下四个章目：

一、满洲族通俗文学概况

本篇叙述的概为满族的白话文，因作者不明白的甚多，只好引证作品中的满洲族语原文，但对学术界未见过的资料亦有若干介绍，如《红楼梦》因受页数所限制，只能略述过去尚未被注意到的满族因素。

二、《儿女英雄传》及其作者

像《儿女英雄传》这样被曲解的小说是不多见的。此部小说应当说是满族文学的代表作，它充满着满族民族精神，像这样小说，在清朝衰亡时期相继而生的事实本身就很不寻常。在这里要分析小说的构成，一向被认为是陈腐的小说，探讨它为什么会形成像这样一些东西，并且要叙述作者的为人和思想。

三、《儿女英雄传》里所看到的旗人

这里只指出小说里片断地反映旗人的诸方面表现作为旁证，并引用其他资料加以说明。

四、旗人语言

这里旗人使用的阶级方言是属于汉语系的，即是考察狭义的旗人语言。

上述四点中引用《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的时候，原则上是记注亚东本回、页。当然，除收集在本书四篇以外的，应当叙述的很多，因为篇幅所限，只能割爱。为便于读者理解，可参照笔者过去发表的以下诸篇：

①“清代文学所见满族语言”《日本中国学会报》第15集

目 次

序	(1)
一、满族俗文学一瞥	(1)
1.1 序言	(1)
1.2 《红楼梦》	(2)
1.3 全德《浔阳诗词合稿》	(6)
1.4 得舆《草株一串》	(11)
1.5 子弟书	(14)
1.6 牌子曲	(21)
1.7 岔曲	(38)
二、《儿女英雄传》及其作者	(45)
2.1 儿女英雄(构成1)	(45)
2.2 创作的动机	(50)
2.3 反《红楼梦》(构成2)	(54)
2.4 作者	(63)
2.5 思想	(69)
三、《儿女英雄传》里出现的旗人	(81)
3.1 开头	(81)
3.2 八旗	(81)
3.3 姓名	(83)
3.4 居住地	(86)
3.5 特权	(87)
3.6 旗人的本分	(89)

3.7 科学的制约和本书形成的时代·····	(91)
3.8 连带意识·····	(92)
3.9 婚礼·····	(92)
3.10 葬礼·····	(94)
3.11 妇女的服装·····	(96)
3.12 未出嫁的女子·····	(98)
3.13 礼仪作法·····	(99)
3.14 子弟的教育·····	(103)
四、旗人的语言·····	(105)
4.1 爸爸·····	(107)
4.2 奶奶·····	(108)
4.3 太太·····	(108)
4.4 哥儿·····	(109)
4.5 妞儿·····	(109)
4.6 二爷·····	(109)
4.7 外外·····	(110)
4.8 饽饽·····	(110)
4.9 额隆袋·····	(111)
4.10 喀·····	(112)
4.11 和·····	(113)
4.12 其它·····	(114)

一、满族俗文学一瞥

序 言

清朝是由满洲兴起而长期统治中国的。从清世祖进北京，年号改为顺治起（1644年），到辛亥革命（1911年）之后宣统退位的二百六十八年间，中国是由满洲族人连续统治。清朝入关以后，虽然努力于“国语”即是满洲语，但满族人汉化的趋势无法抗拒，满族语言相继衰退，因此满族人使用自己语言的文学，几乎不存在了。但认为满洲族文学即是满族语文学是不恰当的。

试翻开桥川时雄《满洲文学兴废考》（昭和7年、1932北平刊，雕龙丛钞之二）看，其中叙述的作品也均属纯汉文，即是中国传统诗文的模仿，只不过作者是满族（旗人）。

单以鸳渊一《满洲文学》（《东洋文化史大系》第6卷，清代的亚细亚，昭和十三年刊），满族文学就成了除翻译中国文学之外，就没有什么可称为满族文学了。因为翻译不是创作，其结果能否叫作文学值得怀疑。如像鸳渊氏限定的那样把满族文学限定住，其内容不能不是极度贫弱的。就是通览李德启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馆满文书籍联合目录》，对其中用满族语言写的优秀文学作品也不能满意。

对于桥川氏将满族文学限定为文语系的汉文文学，而鸳渊氏则将此限定为满族语文学。但是，除此之外，满

族人用口语系的汉语（白话）写出很多作品。同时，这些用汉语写的通俗文学中，部分的使用了满洲族语言（满族语用满族文字写，其发音或者意思用汉字记，即所谓“满汉兼”，）满族语被当作外来语（用汉字写），使用的相当多。这些通俗文学是深刻地全面地反映了满族人的社会、风俗、生活、心理状态等方面，只有如此才能叫作满洲族的文学。除此之外，不应追求别的满族文学。虽然桥川氏将通俗文学剔除去了，但这不要说作品的作者，就连年代不是也弄不明白吗？其后，虽然出版了刘复、李家瑞共同编的《中国俗曲总目稿》（1931年），傅惜华编《子弟部总目》（1954年）和《北京传统曲艺总录》（1962年）等，但都是单行本书，对于各个作品的作者、年代均未加说明。在这样大量俗曲中，无疑满族人的作品是不会少的，但已经出版的极少。现在的问题是，出版作品是当务之急，如果不这样，研究工作就无法进行。本篇因篇幅所限，对两类重要作品不能全文收录。

本篇不去论述桥川和鸳渊二位的分野，只考察关于满族人所作的汉语俗文学。但因为珍本太多，又因未能开拓研究分野，所以仍不能超出试论范围之点太多。

1.2 红楼梦

这部小说尽管出在满族人之手，但差不多没有多少满族的特点。从其小说描写的时代和地点，虽然也潜伏着作者意图，但最重要的是作者曹霑（1715—1763?）醉心于汉民族的文化。这部小说能否算为满族文学，非常值得怀疑。但是由于作者是旗人，无论怎样去细心注意拂拭，旗人的色彩是拂拭不掉的。尤其后续四十回作者，与原作者

立场是不一样的，特别是他没有想排除旗人色彩。

这部小说的八十回本，大部分不用满族语言，只在八十回本里看见“海龙”（校本49.529）是用满语 Hailun 的译音，汉语叫“水獭”。这句话把传统的“海”读第一声，“龙”读轻声，暗示不是汉语。虽然此处应说是作者唯一的失策，但是此外没有必需特别判断满语的地方。一百二十四本里有若干满语。

妞妞

满 Nionio（“好，好”赞说小孩可爱的话。这句话很可能是家庭里的小孩话，又简略叫“妞儿”）。

“妞妞儿只怕不大进园子（42.2。选自程乙本《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八十回本作“妞儿”）

《证俗文》（4.13a）里有“今京师谓女曰妞”，《清稗类钞》称谓类，皇族之女称谓条“若宗室，若觉罗，若闲散八旗，若内府三旗，凡对于未嫁之女，皆称妞妞”。尤其是俞正燮《癸巳存稿》补遗（商务印书馆1957年铅印本）转音为“娘”。因为汉语音节构造简单，类似音多，怎么样也能够牵强附会。北方人叫“妞妞”，南方人叫“娘娘”，如果这样说，这两句话的意义不是就没有不同了吗？

克什

满 Kesi 天所授之福。多半指祭祀完了以后领受的供品。《证俗文》（17.35a）：“上恩颁赐谓之克什（注）言饬：上赐饼饵皆称为克食。不知满洲以恩泽为克什，凡颁赐之物自上恩者，皆谓之克什，即赐饭一桌及衣服果品

皆然，不独饼饵为克食也。”福格《听雨业谈》卷十一也见过此说。《红楼梦》程甲本（校本附载的后部四十回本），程乙本也见过。但王希廉本、亚东本作“冥供”。

“这是老太太的冥供”（118.21，程甲本程乙本把“冥供”叫“克什”。）

程甲本程乙本，如以上采用了若干满语外，将原本“姐儿”、“点心”改为“妞儿”、“饽饽”等，可以看出有几分接近旗人语言的倾向。

应指出这部小说几个地方暗示是描写八旗贵族生活，如：

①历史上的事件。“太祖皇帝仿舜巡”、“接驾”（16、12），暗示先祖康熙皇帝的六次南巡。这部小说是描写清代的生活，不言而喻迎接銮驾是八旗贵族的事情。

②贾政的长女元春被选入宫，得到宠幸，成为凤藻宫尚书，被封贤德妃（16.3）。这只是清代才可能有，所以，断定贾府是八旗贵族。这个事例被认定是指清制宫廷选取秀女。

③关于特定的制度官职名称。作者注意到，说成是清制似乎没有证据。但是，诸如宁国公、荣国公、一等将军（贾赦3·2）等等，暗示清制的东西很多。又如叫作侍卫的官（贾蓉13.10），在清制里八旗有能之士才可充任。如是“五品”可任二等侍卫（如是从五品则为四等侍卫）。

④“屯”这个词是经常使用的。因为“屯”原来是八旗屯田耕作土地（庄园）的意思，多是满族地名。贾母指刘姥姥说：“他是屯里人”。（39.11）又从以下文字考

证，见第五十三回黑山村的“庄地”，“庄子”，正是说这个“屯”。如：

“说着，只见两个管屯里地租子的家人走来，请了安，磕了头，旁边站着，贾政道：‘你们是那家庄的？’两个答应了一声”。（93.2）

再有“屯车”这个词，这可能是说庄屯使用的车。

⑤关于称呼，《老残游记外编》里有如下的记述：

“初次见面，可以称某大爷，某二爷，汉人称姓，旗人称名。你看红楼梦里，薛蟠是汉军，称薛大爷；贾琏、贾环就称琏二爷，环三爷了，就是这个体例。在红楼梦里，琏二爷始终称琏二爷；环三爷始终称环三爷。”

⑥萨满教“跳神”所见（25.15）。

⑦八十回本里有以下记述：说贾府里有把俘虏赏赐为奴隶的事情。如：

“贾府二宅皆有先人当年所获之囚，赐为奴隶，只不过令其饲养马匹，皆不堪大用。”（校本63.706）

⑧八旗的本意是作为军人组织建立的。第75回里，贾珍丧中，消遣之余，与众亲友以练习弓箭为名赌博，贾政误以为真，说：‘这才是正理。文既误了，武也当习；况在武荫之属’（75.10）鼓励子弟习弓术。又凤姐对宝玉，一边说‘喝凉酒手发抖，不能写字，不能拉弓’；一边叱责拿弓箭追捕鹿的贾兰说：‘练习射箭！’（26.11）诸如这样辩解的事情，都是表现了八旗的风俗。

⑨八旗家庭的未婚的姑娘地位很高，对比起来，从别人家娶过来的媳妇的地位就低了。第38回，史湘云吃蟹子场面，只有李纨和凤姐在靠门旁边另外一桌上吃，实际是

绕桌伺候。如：

“上面一桌：贾母，薛姨妈，宝钗、黛玉、宝玉。东边一桌：湘云、王夫人、迎、探、惜。西边靠门一小桌：李纨和凤姐虚设坐位。二人皆不敢坐，只在贾母、王夫人两桌上伺候。”（38.4）

⑩八旗家庭子弟礼法很严格。书里所看到的贾府礼法也是同样。

例如：宝玉几乎不能外出，仅有几次外出也是由仆人跟随着。既然是贵公子，是不应受限制。又如朝晚去到长辈跟前问安，在长辈人跟前，直到说让坐下之前，都得原地不动站着等等作法，虽然不仅仅是旗人才有，但是旗人家庭特别严格。

⑪旗人礼节“打千儿”屡见不鲜。

（上述的⑦、⑩，在第三部分《儿女英雄传》里，作为例子再细述。）

以上，由于作者的不注意，字里行间渗出了八旗的要点。因为作者坚持要排除可能被了解为八旗的字句，所以对满族、八旗等字样，不全使用，此点与《儿女英雄传》公开阐明正相反。

1.3 全德《浔阳诗词合稿》

在对此书解说之前，先要就《霓裳续谱》进行考察。

《霓裳续谱》是乾隆时代收集“像姑”（男演员）演唱的俗曲集成，注有乾隆六十年（1795）的自序。曲子的收集者是天津三和堂的琴师颜自德，圈点者叫王廷绍。王字善述，号叫楷堂，大兴的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从

刑部主事升到员外郎止。此书详情遗留于《明清民歌时调丛书》本（1959年中华书局）的赵景深序里，直接使用满洲语谱的曲。

如：卷四杂曲

〔寄生草〕“有一个妞妞儿在门前立，抬头看见个挑担的……”

卷六杂曲

〔平岔〕“……这也是我阿妈额娘没主意，就信了媒婆”。

卷七杂曲

〔慢岔〕“咱比不的当初作女孩儿，在我的额娘家”。

〔数岔〕“……姑娘们吃了做针指，阿哥们吃了读书高”。

卷八杂曲

〔数岔〕“……保佑你阖家大小平安乐，教你多多生下几个俊阿哥……”

虽如以上限定称呼，但“妞妞”、“阿妈”满 Ama 父亲、“额娘”Eniye 母亲、“阿哥”满 Age 少爷等仍被采用着，因此推测本书所收集的俗曲中也包括满洲人作品，特别是比本书约晚十年编写出来的华广生的《白雪遗音》

（嘉庆九年1804自序，道光8年1828刊印）也是同样采用若干满洲语。像这样限度的语言，一般都能理解。《汙阳诗词合稿》中的俗曲，也是受这种趋势的影响，并不是全德率先采用满族语的。

关于《汙阳诗词合稿》，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十四章清代的民歌里，有如下的论述：

“最早的大胆的从事于把民歌输入文坛的工作者，在嘉庆年间只有戴全德……戴全德为沈阳人，旗籍，曾任九江樵运使，著有《浔阳诗稿》。他自己说：‘余以习国书，入直内廷，于汉文初末究析，已而恭承帝简，巡醮视榷，历任于外，凡案牍皆汉文。因而留心讲习垂二十年，稍得贯串。’只有他本来不通汉文的旗人，才有勇气，在古典主义全盛的时代，第一个人脱出了这个古典的陷阱，到民间来找新的材料。我在他的《浔阳诗稿》里，见到了整整两本的‘西调小曲’。最可注意的，他的一部分西调小曲，竟是满汉文合璧的，凡摇曳作姿的地方都用满文。今仅能引录无满文的数首于下：”（以下举例略）

郑振铎此文出于何种理由，谬误很多，需要订正。

以下系关德栋教授的指教，稍略详述。

全德此书为四卷本，由“浔阳诗词合稿卷一”、“红牙小谱卷二”、“西调卷三”、“小曲卷四”组成。虽然在嘉庆三年刻写本是全德署名，但印章是戴氏。满族人通常只称呼名，不说姓氏，郑振铎从此印章认定是戴全德。卷一、卷二之前各叙一篇，郑引用的是卷一的叙述。郑虽然说在西调小曲中采用满族语，但实际采用的仅仅如下一首：

“〔花柳调〕库图勒，把马溜，缓行来到后门口。顺着街，一直往北走。只顾看热闹，地下晒的丸药，马吃一口。药铺叫赔，马主可可到来，说：马是官马，死了叫你赔。药铺怕，尊声度老芽（大老爷），弗得洗（不得死），我卖的药，全是荞麦面做成的。”（小曲卷四的最末一首，无题）。

() 是为了表示其中字是小字，笔者所加。“库图勒”是满族语 Kutu e 的音译，是说随从旗人的奴仆。又写为“库图勒”（儿18·11）、“库忒累”（儿37.5）、“苦独力”、“苦特勒”（同史梦兰《燕说》四，十页）等。

在全德书中所见的满族语，因只限于这一句话，郑振铎也稍略干扰了别人。又所以能把“大老爷”说成“度老芽”，把“不得死”说成“弗得洗”，是因为记录了长江下游的语音。此外，把只供参考的包括蒙古语的诗歌和以江西方言为内容的小曲揭示出来。如：

凌晨发清兴，登高坐竹兜，
荒山少人迹，野鸟鸣不休。
行至最陡处，转为徒步游，
盘道有石窟，只容一足投。
览胜含鄱口，万象盈双眸，
山梁有鄂钵（蒙古累石为唐谓之鄂钵），
知是何人留。

（卷一《浔阳诗稿》游庐山五言古诗十首之六、含鄱口）

〔花柳词〕江西人，有懒货，官话一字不会说。打乡谈：“没有”说是“卯”，“什么”说“莫思”，“睡觉”说是“困醒”，“养个儿子”说“勘个崽”，“下了一窝小猪”，倒说“养娃子”，诧异尊敬人，称“老娘”，太谬叫“母亲”，称“姐姐”（小曲卷四）

第一首诗，蒙古语的“鄂钵”也写做“鄂博”。垒石祭神，又做境界石。其次是江西人用方言唱歌。“懒”念

做 qie，也写做“怯”。“谦货”是乡下人。“卯”也写做“毛”，流行相当广泛的方言。《陔馀丛考》卷四十三里记载详细。“莫思”一般写做“么事”（见江矜夫《汉口语自佐》赵元任（等）《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等）。

“睡觉”的“觉”是 jue（二声）。“困”也在长江下游广泛采用。虽然“勘”在《汉语方言词汇》320页里当作“生”的方言表现 梅县的“嫵”，是稍微接近一些。把“崽”用来表示孩子的方言，似乎相当多。《国语辞典》里，把“老表”注释为“俗称江西人”。“表”同“婊”是同音，“老婊”（老妓女，又是妓院老板娘的意思）。《称谓录》卷二里，《北齐书》引用“姉姉”作为母亲称呼。“姉”也念做“姐”。这里的“姐姐”可能就是那个。以上，虽是杂乱的说明，但作为江西方言的记录是很有价值的。

虽然全德是旗人之说是无疑问的，但确切的旗籍没有详说。关于他的传记，郑振铎只不过是引用了《浔阳诗词合稿》自序前一部分。他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受救命进行修正纂改戏曲剧本最早的人。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乙酉，军机大臣的上谕有如下叙述：

“……至南宋与金朝关涉词曲，外间剧本往往有扮演过当以致失实者，流传久远，无识之徒或至转以剧本为真，殊有关系，亦当一体笏查。此等剧本大约聚于苏扬等处，著传谕伊龄阿、全德留心查察，有应删改抽彻者，务为斟酌妥办。……全德向不通晓汉文，恐交伊专办未能妥协，所有苏州一带应查禁者，并著伊龄阿帮同办理”。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118）

以上所述是从来未见过的禁毁贵重戏曲史料的记载。又在嘉庆三年建立的“苏州织造府禁止演唱淫靡戏曲碑”碑文的开头，也有全德名字。他是于乾隆四十八年写的“翼宿神祠碑记”（原碑在苏州镇抚司前的梨园公所内）。他在苏州的职衔是督理苏州织造部堂兼管浒墅关税务内务府员外郎，江西九江樵督。

1.4 得與《草珠一串》

竹枝词是古代四川的民谣，因为唐朝诗人刘禹锡写有模仿作品，成为文人注目之点，是咏唱各地风土、风俗，具有独特体裁而流传着。从元、杨维禎的《西湖竹枝词》，清、陈璨的《西湖竹枝词》，董伟业的《扬州竹枝词》、尤侗的《外国竹枝词》到志锐的《张家口至乌里雅苏台竹枝词》是属于纪行诗，对政治、社会，时事也都有咏唱。

《清代北京竹枝词》（1962年北京出版社）收集了从康熙到宣统北京的十三种竹枝词。其中杨米人的《都门竹枝词》（乾隆六十年所作）采用了若干满洲语、蒙古语，以及不明的外国语。

如：胡不拉儿架手头，
 镶鞋薄底发如油。
 闲来无事茶棚坐，
 逢着人儿唤呀丢。

“胡不拉”是“火不刺”、“虎伯拉”等写法上的不统一。《草珠一串》写作“虎叭喇儿”。满洲语的说明译作 Suwayan giyahūn cecike（黄色的小鸟）像鹰似的为捕捉小鸟饲养的猛禽。“呀丢”是满洲语 Yabe（往哪

儿去？），相当于中国寒暄话“上哪儿？”。这种诗是出自描写满族人的优闲的社会生活的。

如：韩达韩与韩达力，
 哈尔巴同打辣酥。
 牛奶葡萄叭哒杏，
 起名都闹雁儿孤。

“韩达韩”大概是《黑龙江外记》卷八的“堪达汉”，《柳边记略》卷三里写作“康大罕”，满语 Kandahan 是鹿的一种。“韩达力”不详。“哈尔巴”可能是满语 Halba “琵琶骨”（锁骨，在这里是指肩上肉？），但尚不能确定。“打刺苏”是蒙古语的酒。元曲写作“打刺孙”、“答刺孙”，明曲也写作“打刺苏”、“打刺酥”。“雁儿孤”也有写作“雁儿咕”等，刺耳难听，把人困倒的意思（金受申《北京话语汇》），不是外来语。作者杨米人是安徽桐城人，乾隆、嘉庆年间居于北京。这首诗是说明当时北京话中外来语极多，很难理解的实际情况，意味是很深的。

《草珠一串》又叫《京都竹枝词》，得舆之作。有甲戌年（嘉庆十九年、1814）序。作者大概是满洲旗人，硕亭可能是字、号。全词为百零八首，计有：文武各官、兵丁、商贾、妇女、风俗、时尚、饮食、市井、名胜、游览，一共分十二个门类，具体地描述了当时的风俗，附有详细注解。是了解社会、风俗有价值的史料。其中有四首使用满族语，使用蒙古语的为一首。如：

传行提督轿将过，
 鹄立仓皇步甲多。